

独步心灵的旷野

叶恩忠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序（一）

郭 风

读了叶恩忠同志的散文集《独步心灵的旷野》书稿，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这便是，仿佛与一位真正的散文家促膝谈心，并对着他的心灵，读一卷真正的散文。

他的散文使他的心灵、他的个人性格如此美妙地与时代的心灵和性格融化在一起。这在散文创作中是不容易办到的，因而是难能可贵的。按我的理解，或且说从恩忠同志的散文中得到的感悟，以为他的散文中出现的个性与时代性之融化，得力于作家的思考以及情感抒发之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如以更“详尽”的表述方式称之，或可谓得力于作家乃是以当代人的心智、想像力以及思考力，即以个人全部心灵与时代乃至与历史、宇宙对话，始能写

目 录

序（一）	郭 风（1）
序（二）	刘登翰（4）

第一辑 狂舞

辑前页：独秀	（3）
穿越峡谷	（5）
狂舞	（13）
如歌的坠灭	（20）
斗牛之死	（24）
沉船的倾诉	（28）
断臂抚琴	（35）
再耕种一季	（38）
独行	（41）
彻夜豪饮	（43）
太阳的守望者	（46）
歌者	（49）

血之花	(51)
与一块岩石的对视	(54)
烈马狂奔	(56)

第二辑 火浴

辑前页：静卧的那一刻	(61)
邂逅	(63)
叩问沉闷的影子	(73)
空间（系列）	(80)
一、话语	(80)
二、权威	(85)
三、情爱	(91)
某日清晨	(96)
怪眼	(100)
落入阴沟的蝴蝶	(112)
洗心	(115)
火浴	(119)
致某浪迹天涯客	(122)
请到我的心上筑巢	(125)
创世纪	(128)

第三辑 静绿与幽蓝

辑前页：高山流水	(135)
禅意	(137)

逛老巷·····	(141)
静绿与幽蓝·····	(146)
冬野漫步·····	(149)
维多利亚公园的鸟鸣·····	(153)
土楼震撼·····	(158)
流花涧·····	(163)
四季杂咏·····	(166)
小景三记·····	(171)
枯草正青青·····	(175)
题一棵树·····	(180)
山雀，我谛听你歌唱·····	(184)

第四辑 生命之树

辑前页：谁遗春梦绿绿痕·····	(191)
红苹果的声音·····	(193)
一丁·····	(196)
守住一隅清静	
——祭一代女作家张氏·····	(202)
祈祷·····	(208)
无从道歉·····	(211)
豆腐依姆·····	(215)
溪月·····	(220)
苦酒·····	(226)
生命之树·····	(232)
春寒里·····	(235)

母与子（外一章）	(239)
洪灾蒙太奇	(242)

第五辑 心有清露

辑前页：独醉一江柔情	(249)
苦旅甘泉	(251)
有慧的足音	(256)
心有清露	(260)
清闲的日子（外二章）	(264)
拾起一朵残花	(268)
等待阵雨	(271)
轻轻的，轻轻的抚摸	(274)
母亲随唱	(278)
故乡之梦	(283)
小岛歌	(286)
海味·相思柳	(292)
泥泞中	(295)
隔海遥望	(297)
小岛，拾贝的时候（外一章）	(302)

第六辑 迷人的探险

辑前页：沧海的吻痕	(307)
迷人的探险	
——当代出版人断想	(309)

第 一 辑

狂 舞

你是大漠，就来一阵千年狂风，横扫而过，扬起漫天沙瀑；你是大海，就掀起千丈浪潮，掷下惊天裂岸的涛声；你是大山，就摇动满山绿树青草，抖开一地苍翠，展示生的壮阔……



穿越峡谷

进出那一片山岭，必须要穿过一条狭长的峡谷。

一路同行的伙伴 A 君在进入峡谷之前，与我分手了。他要去他想去的地方，我便独自走向峡谷。

虽已入秋，可天气毫不凉爽，那份燥热依然透出炎夏的余威，像在印证这世上有着太多的骗局和背信。峡谷是东西走向的，从早到晚都袒露在烈日底下曝晒，阳光充足得让人艳羡也让人诅咒。我步入谷口的时候，正是晌午时分，谷顶的天空不着一丝半缕云彩，贼蓝贼蓝的，直晃人眼。火爆的秋阳当空照着，灿烂得使整条峡谷泛白放亮，一副行将起火腾烟的样子。闷热难当。峡谷里的气流似已凝结，呼吸变

得沉重，而且空气像被蒸过，吸进去是烫的，一团团结结实实地堵在胸口。

峡谷两侧山崖耸峙，夹着一截蓝天，那样高峭险峻。眯着眼看上去，崖壁似乎撑不住重负在颤着晃着，仿佛随时要崩塌或合拢，森森然造一种危势，越看越觉得峡谷更窄天穹更低人更渺小，心中便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压抑和惶恐。但我还是向前走去。我是第一次穿越这一条峡谷，因新奇而略显兴奋。“即使跨越地狱之门也别露怯。”我琢磨着 A 君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很壮行色。

谷底仅三五步宽。路就更窄且不清晰。生命踩踏出的踪迹若有若无，与其说有一条淡淡小径，不如说在谷底画着一条浅浅的细细的时断时续的线。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新路，峡谷里已没有余地，路人只能循旧道而去。好在路面并不坎坷，该抹平的都已被岁月抹平，显出经年苦熬的苍老和坦荡。只是仍有凹凸凸凸的岩石虽饱经时光磨砺，却依旧有棱有角，坚挺地硌着，让脚步踩不踏实，让人真真切切体验一番“行路难”或“路难行”。整条峡谷没什么大弯大拐大波大折，宛如一个散淡的凡人，一生虽然漫长却演绎不出多少曲折故事。但是，一时还望不到尽头，峡谷的出口还只是一个方向一个期待，你还必须为彼端的未知的诱惑而耗费心力脚力。

倘若在不寒不暑、和风宜人的日子里，穿越这样一条峡谷，该是很惬意的，可以分出点闲适心情领略峡谷风光，品尝峡谷的意味。走山历水，其趣其得，贵

在品味。再平常之景物一旦品尝出所蕴含的意味，它就如圣贤大哲，无语间给你启迪和昭示。我第一次穿越峡谷是在南方的一个风景区。那里山峰雄奇而秀丽，一座座目不暇接。层峦叠嶂中突然转出一条近一公里长的大峡谷，着实给人意外的惊喜。峡谷里游客如织，熙来攘往。一个小男孩蹦着跳着，一路采着野花野果。“峡谷真有趣，一头进一头出，怎么疯玩也迷不了路……”他童稚的话音勾起我对峡谷作形而上的联想。作为由此而彼的唯一，一旦进入就只有一个去向一个通途，峡谷象征着某种不容选择的存在空间，反映了一种无奈的必然。

其实，峡谷的意义远不止在自然界，它对生命、人生等终极问题不乏一种隐喻。人类生命恰因“峡谷效应”而诞生。宇宙茫茫，而适宜生命的生态圈却极其狭窄。行星到母恒星的位置必须恰到好处，生命才有萌生、生存的可能。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太近了，地球上的水将蒸发殆尽；距离远了，水又将冰冻。生态环境一经变异，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就将是另一番情景。我想，这种适宜的位置，如同在天宇中划定了一条“峡谷”。地球与太阳恰好处在这种位置，地球的轨道侥幸穿越了这条无形峡谷。万物之灵的人类就这么从天宇的峡谷中走来。再说，人生看似机理玄奥，究其终亦走不出“峡谷法则”。生命个体似乎都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其实真正属于他的就那么一隅，可谓活在峡谷。婴儿娩出母体的第一个通道，不正是一条“峡谷”？人的一生似乎有很多路可走，其实更多的时候无从选择，

君同行。行程有人相伴相携，给人以人世的亲近与温馨。A君时不时还哼支曲子，说个笑话。歌声笑声使跋涉变得快乐、轻松。而现在我空前寂寞彻底孤独了。人生难免孤寂，而心灵的孤寂比起肉体的疲惫更易将一个人击垮。

我毫无遮蔽的站在毒日头下，任直射的阳光把身子压缩成一小圈影子投在脚下。我听到周身汗水滋滋往外冒的声音。

我曾航过大海，闯过大漠，旅程的艰辛、苦涩自不待言，但若论孤寂感窒闷感的强烈，当以此行只身穿越峡谷为甚。大海有波涛有潮涌，有一副不停地喧闹着涌动着，激情洋溢的样子，让旅人的心不能憩息不能沉睡不能荒芜，永远感受大海的千呼万唤。那天边的船影嵌入心扉的是不尽的想象和企望，再晦暗的心灵也会为之一亮。大漠虽一色黄沙漫漫，但波澜壮阔铺展开去，烈烈漠风在天地间狂呼豪唱，震荡萎靡的灵魂，托起心中的落日。更有沙漠深处的绿洲，让将枯欲萎的生命重漾绿意活出青葱。而这峡谷里又有什么？大自然在群山中裂开一道豁口，宽容地给了世界一条出路，却这般缺少生命气息，缺少大自然的律动，缺少抚慰灵魂的音韵和景致，如临死亡地带。我心底有了一份悲凉。生命本不应祈求太多，但那一刻许多平素里微不足道的东西，让我万般渴望。我渴望一片绿荫，让我小憩；渴望一缕清风，轻拂我的汗脸；渴望路旁有一朵野花摇影，给我的倦眼描一笔鲜亮之色；渴望有一条岩缝渗出几滴细泉，溅湿焦渴的心；渴

“峡谷意识”——不论面对什么，都从容而去的精神。看来，穿越峡谷是生命在这里开启一道把握自己的大门，人生链条上由此增添了经过淬火的一环。

我为刚才的悲凉、怯弱、彷徨，感到羞愧感到可笑了。我抹下一把汗水甩在路旁，也像A君哼起歌儿，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尽管我一时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穿越峡谷并将往何处去，但我认定我必须穿越，我已踏上这一行程，那是一条不归路。当我终于穿出峡谷的时候，也许会看到一片宽阔敞亮的地带，溪流淌来，瀑布奔去，左边一片灿然花地，右边是青翠无边的林子，有鸟投林，有风唱着馥郁之歌绕林而行。远处，三两舍屋炊烟袅袅升起。世界恢复了它的鲜活灵气，走出困境劣境的人可以长吁一口气。如此，固然欣慰。但是，即便我在峡谷的彼端所看到的依然是荒凉、窄憋、死寂，一切都不是所曾设想的图景，我也会一笑，从心底发出一笑。经历过了，我已是有福的了。

峡谷，在我脚下延伸，也在我脚下一步一步缩短。

晨曦，胸中便充溢着急欲喷吐的炽热的意绪。

我突然想有所动作。

正要堂堂正正伸一个懒腰，我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声音。初听，像是一个汉子的粗门大嗓，因了大悲大痛、壮怀激烈而放声吼叫。再听，又像是一头野兽，因了求食求偶饥渴万分而引长颈嗥鸣。这荒郊野地怎么会有这声音？这荒郊野地又什么声音不可能有？我听得那样清晰，一声声激昂而悲壮，节奏一阵比一阵强烈，像要击穿周遭坚实的锁闭与阻隔，生命之水要泻一次洪，卷一次狂潮。我那困乏太久疲软太久的身躯，像一只空木桶骤然间灌满了液体涨起了一股蛮力，血液开始哗哗奔流，浑身翻腾着爆发的声浪。

和着那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嚎叫声，我，不可自抑地吼出了一声，真的想有所动作。

昨夜，备了一大堆枯枝干草，篝火很旺很亮，让繁星黯然。我的同伴，或比我年轻，或比我年长。他们一群全都踏着荒原起舞。

挥臂，蹈足，起蹦，翻一串筋斗，搅得一地烟尘滚滚。他们动作一个紧接一个，似乎已失控于灵魂，挣脱了意志，只充溢着莫名的激情，任舞姿张狂，舞步太猛而变形。一群发疯般奔突的猎豹正席卷过荒原。一群烈马挣开欲望的缰绳，驰骋天涯。凌空飞起一脚的，似要踢落天边的星辰；单腿直立旋转的，躯体漫卷成八月大潮六月飓风；竞相跳跃的，迸起一道道闪电，落地的当儿，脚下一阵震颤。他们的头发已是疾风中的

去，四散在黎明的熹微里，像飘飘云彩，走远后就溶化在天色里。我独享到暴雨狂泻过后的宁静，并想起春日里柔蔓清澈的湖水，秋日暮色里肃穆的老树，以及无风夏午的睡莲和落雪初晴的冬晨。荒原一片宁静。宁静多么美丽。可我曾把宁静等同于死寂和自弃。这一刻我似乎捕捉到生命的动与静的深沉蕴藉和真谛。我想爬起来狂舞一场。我并不希图什么，只为印证，一个一生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人，倘若他愿意真诚投入，也会活出壮烈的一程；只为印证，癫狂乃我的真性所至。生命啊，岂能永无燃烧之光，激荡之姿，爆发之响。现在我急切想知道什么是翻江倒海，地斜天倾。让我狂舞一回，生命获一次证明。可我已经不能。我想大吼一声，发出的却只是微弱、低沉的呻吟。

生命啊生命啊生命啊！

天幕上，一只苍鹰在翱翔。它时而猛烈地扇动翅膀，时儿又收起翅膀，急速向大地俯冲，像拥我而来，却又在一定的高度停住，平张着双翅滑翔，静静地飘着，像一片在无风无浪的湖面缓缓滑动的黑色的帆。少顷，又扇动翅膀，拔身冲向更高的云天。哦，苍鹰，天之精灵，可在凌空舞蹈？我的心追随其倩影而去，把我的向往和渴望寄托那苍鹰，与它一起狂舞苍穹，宣泄我未尽的激情，倾我的生命所能。苍鹰的翅膀扇得更猛。那苍劲的翅膀，可以抵挡万里雷霆，可以承载千里风云。似乎有风扇过脸颊，扇过大地，四周的花草随之剧烈摇荡，一如狂舞。春的气息浓烈扑鼻。天空渐渐由猩红变为幽蓝，灰蒙蒙的原野有了几分透明。

我安然静卧，期待着重新站起来继续狂舞。我听到我的同伴由远处走来的脚步声。我又一次听到那种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嚎叫声，此刻它在我心的深处回响，不知何时已化作欢愉、深情的吟唱。

如歌的坠灭

一条新修的仿古栈道挂在悬崖绝壁上。我踏上栈道，浑然飘忽在天与地之间。我小心翼翼而又兴奋地走着，体验凌空而行的滋味，亲历一番古人曾走过的险途。

峭壁在左，深渊在右，离天已近，离地却空前遥远。云雾在身边漫游，时而浓如泼墨，书写满目皆空的佛境；时而淡如游丝走缕，营造羽化升天的仙氛。我在些微眩晕中玩味着生命的意韵。

忽然，一阵山风尖啸而过，身子不由一晃，恍然间，觉得山崖在颤，蜿蜒的栈道在悠悠抖动。额上冒出了虚汗，心中却掠过—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脚下的栈道此刻断裂了，崩塌了，我将怎样跌落，怎样面对坠灭的时刻？